#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

稗編卷一百一

明　唐順之　撰

吏一

論三省　林駉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納之命則唐與本朝也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漢選貢游克為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嚴助詞臣得備顧問

安國名儒特掌唾盂其微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府屬之職晩年倦政游宴後庭遂置中書俾領章奏武帝初用宦者成帝懲用士人甚欲輕其權也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蠶室至賤之人通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秦時以善射者掌事謂之僕射乃謁者宂從之徒後置尚書雖優此官而任猶輕焉此三省之職起於秦漢然也西漢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事東都事權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

萬幾令則總領紀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魏武置秘書令典尚書之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遂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為中書令職重情親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嵇紹為侍中身捍乘輿褚翼為侍中面叱峻兵於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之機重矣此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降及南北大抵循襲唐因

隋制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命太宗為尚書令封德彛為中書令高士廉為侍中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如武德間以裴寂德㬋為左右僕射貞觀初以蕭瑀無忌為左右僕射皆為宰相之職其制可見也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参預故有参議朝政参知政事之名又其後或加平章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惟侍中中書令則否故有平章同品之名然唐為此號者葢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相承至

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在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歟元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然愚所深惜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三蓋不可不論且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葢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吕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説而執政皆協力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

指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為公相宰執大臣皆居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噫可嘆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嗟夫右相偏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左相偏重之弊李清臣非不辨之辨之卒

不能至公相專恣之弊宣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為噬臍之悔甚至紹興權臣效之開禧權臣又效之識者蓋為浩歎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今日宜率由之以為萬世家法云

又　馬端臨後同

按以三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其説肇於魏晉以來而其制定於唐然中書尚書之名始於漢通典言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

謂之中書謁者則中書尚書只是一所然攷霍光傳光薨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輙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為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言昧死上言尚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

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愼可屬大事輔少主則以光領之光薨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為二封意正本則徹中書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而大將軍閱之自此始判而為二而有内外之分此顯禹所以有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之説歟霍氏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安世職典樞機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

出閣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之時丞相乃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令而佯為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漢丞相府有東曹西曹為處掾屬議政令之地於尚書並無干預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門陳矯為尚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則魏時尚書猶去

禁中不遠及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為真宰相之官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則不當復有貴官矣自

唐開元以來郭子儀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勲臣名將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蜂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為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

文呂以碩德老臣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畀宰相而不屑為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之竊地者為之權臣之擅政者為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論樞密

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者專横如此朱

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為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内香藥庫

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歷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

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例然熈寧初以司馬温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府雖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為相温公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温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

取旨惇果駁温公所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温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兩府皆憸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之儔參錯其間矣

論樞密宣徽院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畧不

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云

論宰相兼樞密　　林駉同後

同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畢公為公兼任司馬嗟夫軍旅之事非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周人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渙散不相通彼此不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宰所以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師平邦國也二卿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先王之為慮也遠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

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屬之際而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為良法歟自廉藺立敵而將相之職分田吴爭功而軍國之權偏更秦歷漢官制益紊諸吕兆釁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驩太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

以西府敵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於國自士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於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中書主民樞密主兵兩不相通而天下之事紊矣我太祖肇造區夏削平僭偽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院之柄家法相傳至今不易故時方有事則參議機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太宗朝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養視招徠繼遷

果動九重撫髀之歎真宗朝契丹冦邊之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箠笞之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雖有同議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歷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吕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歷之五年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

浚趙鼎無樞使於紹興之日未幾和議既成而無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然亦覩慶歷紹興無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陜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欵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猊僅以身免而北虜始懼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

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熈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逵修堡栅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逹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

論兩府之職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冡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冡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

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

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畀矣故諸吕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為中書耶則兵柄相維有關大

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獲纖遷毋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知之興兵薊門之役非末故也密院謀之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閒真宗

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笞之而北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迨夫慶歷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吕章二公分命名帥戮力

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歷兼領之效歟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益裂矣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歎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迨夫元豊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邊事利害猶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國步尚艱虜勢方張

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歷熈寧建炎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歷之善謀密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論大將軍等官

馬端臨

按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内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宰相之右隋唐以後則無其官然唐有都副元帥宋有都督宣撫皆以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者之官蓋都督元帥宣撫即兩漢大將軍之任也故各叙其事於大將軍之後又都督之名始於魏晉之間謂之假黄鉞都督中外軍事權任甚重至唐則每道有都督府特以為州牧之職而已宋中興後所命都督始復魏晉之

舊故唐之都督别自為門在州牧刺史之後而此所叙者不及之云

論漢唐宋九卿　　林駉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禄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

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鼂錯

而内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寛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勲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

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皐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禹之説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禄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大農少府復分於戸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禄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

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𦍏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羣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禄司農則其職皆隷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衙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

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論翰苑　馬端臨　後同

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盖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為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内相乃畧不叙述則為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於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

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葢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文學之類是也至於出入禁闥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内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但學士院之官所職

叢雜不一而其位亦高卑不等唐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則所掌者制詔而已至宋則又以唐所置集賢殿講讀之官隸之元豐官制既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為經筵之官矣故經筵附見學士院之後存其舊也

論學士待制

按學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處清望儒臣俾備顧問其初既無專職亦無定員宋因其制而以三館為儲才之地故職名猶多元豐新官制其職名之元不附麗於

三省寺監者皆從廢革然除昭文集賢二學士元豐中書門下省外獨翰林學士一官在唐以無所係屬而最為清要故不可廢而諸學士待制則以其為三館清流未欲遽廢故以為朝臣補外加恩之官蓋有同於階官而初無職掌矣龍圖閣為儲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視三館自後列聖相承代代有宸奎之閣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之官始不可勝計矣野處譏其濫及俗吏童騃然職名既多自不容不濫施也又

所謂學士直閣者尊卑不同故難槩稱如觀文為宰相資政為執政端明為簽書龍圖以下為尚書然皆學士也直龍圖煥章等閣為藩閫監司之貼職直祕閣則卑於諸閣然皆直閣也於是捨學士直閣之名而就以所掌殿閣呼之遂有丁紫宸秦天章之稱則以為名稱非便而改以他殿閣然所謂端明龍圖顯謨敷文煥章之類亦俱非人臣之稱為流傳既久曰某端明曰某龍圖不覺其非宜耳昭文集賢元隸兩省既已叙其事於各門殿閣學士待制與翰林學士元皆無所附隸故叙殿閣於翰林之後

論臺諫　　　宋　志

熈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為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蓋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略其資格趙抃曰用京官恐非體又不委知雜專任中丞亦非舊制帝曰唐以布衣馬周為之用京官何為不可知雜屬也委長

為是侍御史劉述奏曰舊制舉御史必官并京朝資入通判衆學士本臺丞知雜更互論薦每一缺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愛憎由己公道廢於私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擅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勿聽既改法著作佐郎程顥王子韶謝景福方為條例司屬官中丞呂公著薦之遂以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宣仁太后聽政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叔問蘓轍為司諫朱光廷范祖禹為正言章惇曰故事諫官皆薦諸

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得無有近習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於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皆被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之福純仁

祖禹請除他官仍令侍從以上各得奏舉於是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各舉諫官二員純仁改除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論牧伯

陳祥道禮書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

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内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

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盖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内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

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請公屬鄅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内盖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於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盖以所傳謂五侯者

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頴達申之以為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稗編卷一百一

稗編卷一百二

明 唐順之 撰

吏二

論行省

馬端臨後同

按行臺省之名雖始於魏晉之間然兩漢初興高祖所以委蕭何世祖所以命鄧禹其權任葢亦類此唐天寶以後以盜賊陷兩京夷狄侵畿甸則或以大元帥副元帥命親王勲臣為之然但可任專征之責而他事則稟

朝旨則亦未嘗備行臺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鎮擅地請節於是或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王爵命之如錢鏐馬殷王審知之徒蓋名為奉正朔而實自為一朝廷矣然則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陜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陜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

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謗忠簡之言固篤論也

論使相

按三朝國史職官志叙元豐寄禄新格以階易官謂開府儀同三司即舊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中書令平章事加節度使之謂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體微不同唐則多以同平章事加節度使之立勲勞而久任者

蓋將而寵以相之名也宋則多以節度使加平章事之有德望而罷政者蓋相而寵以將之名也合而言之位兼將相品極文武之稱今既曰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使相矣然韓絳為開府而復加以鎮撫之節文彦博為開府而復加以護國山南之節蔡京為開府而復加以安遠之節則是且為開府且為使相而使相之名未嘗廢矣又况神宗更官制之本意實以三省寺監之官無職掌為非遂欲易而正之如改左右僕射為特進則遂以

僕射為宰相之職改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則遂以左右丞為執政之職令節度使之在宋其無職掌與開府儀同三司一也何煩以開府易之况有開府之後宰相之除節度使元未嘗廢乎竊疑開府儀同三司特専以儀同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而於使相節度使無預張演著職官記叙元豐新官而并著舊官於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只注舊官云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而不言使相雖與史志不合似為得之

論節度使等官

按節度使在唐為閫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為監司防禦使在唐為邊将刺史在唐為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将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次序故叙其事於将軍都尉之後

論州刺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

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為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為節度觀察諸使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為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

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為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故叙其職於州佐之後而不並之於戸曹理掾之流存其舊也

論郡丞

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

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葢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酷吏傳言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明守不可畀視尉也然武帝欲以甯成為郡守公孫弘言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

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震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軍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就治其事

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叙郡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

論州縣奉承監司之難

按野處所言以為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蓋唐制一道兵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

至宋則監司各自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鼎立而每司之稱牧伯刺史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郡每郡則稱守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縣每縣則稱宰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又振古所無也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襃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

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剌史守相輙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
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
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禄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政傷民損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刋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論重守令　　吳　萊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葢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爲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曾未幾何南北虎争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何哉嘗聞古稱秦雍

為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寖為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内總二十三路外制遼國兩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云夾攻黎嶲奇兵竟成斡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

自唐五代以来吴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犇輳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為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廥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

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

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賛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廪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

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無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

且玩常習故辟嬿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税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廥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能以賑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粮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

關乎上已而山東㓗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涖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盖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為跡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

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重遠　　蘇洵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静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

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

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

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陜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陜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陜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陜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

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陜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陜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僱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

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敝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竪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

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巽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敝車躄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

盖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贜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遠選　　宋志

川峡閩廣阻遠險惡中州之人多不願仕其地初銓格稍限以法凡州縣幕職每一任近即一任遠川峡廣南及沿邊不許挈家者為遠餘悉為近既分川峡為四路廣南東西為二路福建一路後增荆湖南一路始立八

路定差之制許中州及士著在選者隨意就差名曰指射行之不廢太平興國初選人孟巒擬賓州録事參軍詣匭訴寃坐流海島自是得遠方者不敢辭既而詔川峡嶺南福建注授計程外給兩月期違則本州不得放上遣送闕下除籍不齒或被疾則所至陳牒長吏按驗付以公據廢痼末損則條狀以聞雍熙四年又詔選人年六十勿注遠地非土人而願者聽凡任廣蜀福建州縣並給續食初嶺南闕官往往差攝至是詔州長吏試

可者選用之罷秩奏送闕下與出身淳化間又詔嶺南攝官各路惟許選二十員以承乏餘悉罷歸始令嶺南幕職許携族行受代不得寄留至道初申詔斂南州縣官不得以族行敢有妄稱妻為女奴携以之官除名初榮州司理判官鄭蛟冒禁擕妻之任會蜀賊李順搆亂其黨田子宣攻陷城邑而蛟捕得之擢為推官至是知梓州張雍奏其事上命戮蛟而有是詔咸平間以新恩循梅四州瘴地選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銓擬官悉標

其過犯自是凡注惡地令不須書又詔規避遐遠違期受代勘鞫責罰就移遠地神宗更制始詔川峽福建廣南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於是八路自常選知州而下轉運司置員闕籍具奏書應代時日下所部郡衆示之凡見任距受代半年及已終更者許用本資序指射有司受而閲之定其應格當差者上之審官東院流內銓審覆如令即奏聞降敕若占籍本路或遊注此州皆從其便惟不許官本貫州

縣及鄰境其參擬銓次悉如銓格無願注者上其闕審官而在選者射之武臣之屬四院三班院者令樞密院放此具制後荆湖南亦許就注或言土人知州非便法應遠近迭居而川人許連任本路常獲便家實太偏濫王安石曰分遠近均勞佚也中州士不願適遠四路人樂就家便用新法則兩得所欲况可以省吏卒將迎官府浮費邪何正臣又言蜀人之在仕籍者特衆令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大半寮寀吏民皆其

鄉里親信難於徇公易以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廷
而他官兼用土人量立分限庶經久無弊兼閩差注未
至盡公願許提刑司索案牘究察之奏上法不為改但
申嚴提刑司互察之法元祐初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
均之弊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路隨意取射一也
諸路吏部待試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就注若
又七年已更三任二也八路雖坐停罷隨許射注待次
者又許權攝祿無虛日而吏選無愆犯亦大率四年方

再得禄四也士人得射奏名者免試就注家便年髙力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廢職五也仕乆知識既多士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請託六也八路監司地逺而專設漫滅功過名次人亦不敢爭校故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却七也請併八路差盡歸吏部為便既而吏部亦請用常格差除盡悉歸之銓絽聖復行舊制且許八路人廕補出官即轉運司試中注闕政和間臣僚又言其弊轉運以軍儲吏禄供饋支移為已責而視差注為

末務往往付之主案吏胥定擬而簽廳視成書判而已注闕之高下視賄之厚薄無賂則定差之牘脫漏言詞隱落節目及其上部必致退却參會重上又半歲矣以是缺多而不調者衆宜督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却有無多寡為之課而賞罰之庶可公注擬而絶吏賕乃命立考課法建炎初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惟四川仍舊制初累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與薦選者試刑法於漕司以合格者注攝兩路

謂之待次攝官更兩任無過則錫以真命至是雖歸之
吏部踰年無願就者復歸漕司自神宗朝宗室不許調
川陜官至是宗室多避難入蜀乃聽於四路注擬八年
直學士院勾龍如淵上䟽謂行都去蜀萬里而比歲窠
闕歸之朝廷寒遠之士困抑者衆願參酌前制稍還漕
銓之舊立為定格使與堂除不相侵紊遂命以小郡知
州監以下仍付漕司差注其選人改官諸司公參理為
到部人稱便焉

## 官階

岳珂

岳氏愧郯録曰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為九品皆有正從盖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廕叙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别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黄鉞大将軍至

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歳舉秀才至考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

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為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列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

班末之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盖為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為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定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則品盖非梁所專用而易以為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第

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而成將軍璽定百二十五號為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别為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為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為禮秩之别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為第一自此以下明列為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

亦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盖可信也北裂於齊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爲盖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祖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以為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盖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為正從齊始别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

而不可紊矣還考梁制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為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正於梁隋即廢矣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元豐後來始以寄禄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係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為别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羣之始本非始言人品者故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

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於魏無以知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沿於魏意沿於梁而品不復為輕重盡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蓋隋煬暫廢之制至此復見本朝乃盡合之也又曰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為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别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

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刋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惟㣲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為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他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皂隷閹豎伎術混為一區為不同也

又

馬端臨 後同

按愧郯録前叚考訂特為詳審然此所謂九品者官品也以别官之崇卑陳羣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優劣二者皆出於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為人品官品自為官品岳氏合而為一以為官品者遂設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說恐未然劉毅衛瓘論中正九品之弊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謂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

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傷損風俗其獘不細岳氏專舉此段以為官品即人品之明證然詳其所言盖如後世權貴之人挾勢取科第干薦舉之類耳非謂中正者逆設此官之品目以待所舉之人也盖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謂九命漢之所謂禄石皆所以辨高卑之等級其法始於魏而後世卒不能易若中正所定之人品則始於陳羣魏晉間用之以舉人物六朝因之然其獘已見於立法之初自隋唐以來

一以科目為仕進之塗而中正九品之說久廢矣想當時必以人物之賢愚優劣分為九第之目如班固古今人表之類但史所不載無由知之然決與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固難因其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為彼也

官職

元豐未改官制之前大率以職為階官以寀執言之如吏部尚書階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職尚書禮部侍郎階官參知政事職之類是也然所謂吏部尚書禮部侍

郎者未嘗專有所係屬治其事則以為職不治其事則以為官階猶云可也獨選人七階則皆以幕職令録之屬為階官而幕職令録則各有所係屬之監司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為階官而為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官為階官而為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為軍判官為階官而試秘書省校書郎者其叢雜可笑尤甚元豐時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

下七階換之

稗編卷一百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一百三

明 唐順之 撰

戸一

都鄙溝洫

陳祥道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

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

終終十為同葢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一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别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

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内用
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彦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
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
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
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
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

發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晦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晦而家治十晦廬舍二十晦而家二晦半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

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

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之時楚蔿掩為政井衍沃牧隰皐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

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經界　　羅大經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

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
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
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
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
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
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
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

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宫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葢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横之學也

井田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畆一易之地二百畆再易之地三百畆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

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

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禄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

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乎考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

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壊阡陌以静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晦菴語録亦謂因蔡澤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弊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葢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黄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

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

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畆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

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

以不可行也

井牧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由己飢之一夫之寒由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髙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髙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産蓄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畀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埶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畆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産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

開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乎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

還皆二十畞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寛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寛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畞四十畞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畞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

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隨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

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葢二法竝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内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内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

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即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疆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

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畮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

表淳鹵數疆潦規堰瀦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九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法其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竝耕勞逸巧拙不相貧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

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絶兼幷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横歛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

不可為者盖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於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弊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弃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

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項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項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畆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末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

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

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茍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權執其時又非難

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
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
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
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
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
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
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
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

柄上之所以使也

貢助　陳祥道後同

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

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内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頴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

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葢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畆而已沿歴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畆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畆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畆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畆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畆而徹熊氏謂夏政寛簡一夫之地税五十畆商政稍急一夫之

地税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税焉而所税皆什一賈公彦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税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采五十畝而税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税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税常輕而後世之税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周貢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黒墳厥田中下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恠石厥篚檿絲徐州厥土赤埴墳田上中貢土五色厥篚玄纎縞揚州厥土塗泥田下下貢金三品厥篚織貝荆州厥土塗泥田下中貢羽毛齒革金三品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貢漆枲絺紵厥篚纎纊錫貢磬錯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

州厥土黄壤田上上貢球琳琅玕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兖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兾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幷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

豐肉而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

力險阻氣多瘿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侗之人武禮記王制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

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葢無塊其質也和緩其性也禹貢兾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别耳此所以禹貢總言三壤而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墳其起者也埴其粘者也壚其疏者也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為疏蓋有傳然也禹貢壤墳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豫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豕鹿為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

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論九賦　馬端臨 後同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

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論周官貢賦

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内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内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林勲本政書 玉露所載互有詳畧今附存之　宋史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

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

百疋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説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

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千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葢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

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林勲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埆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

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

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顧賣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貫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説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況均田乎

平賦書　李翺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

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民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

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弃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

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

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䎡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畒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兹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畒古者步百為畒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畒為古之田三畒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畒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

方一里之田九夫夫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一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億畝五萬四十萬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椁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弁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

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

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畢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疋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疋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

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飢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須以内於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飢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

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於百里之内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内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兩稅

馬端臨 後同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筭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

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葢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

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畞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户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户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畞而稅之令少計户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户户授田則雖不必履畞論稅只逐户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稲為租身與户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

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畆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葢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畆耳然則視大歴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

税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贄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

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陸贄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奸敺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

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富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戶田

又按古今戸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元始二年人戸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戸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國志計戸一千八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反盛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戸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戸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戸只二百四十五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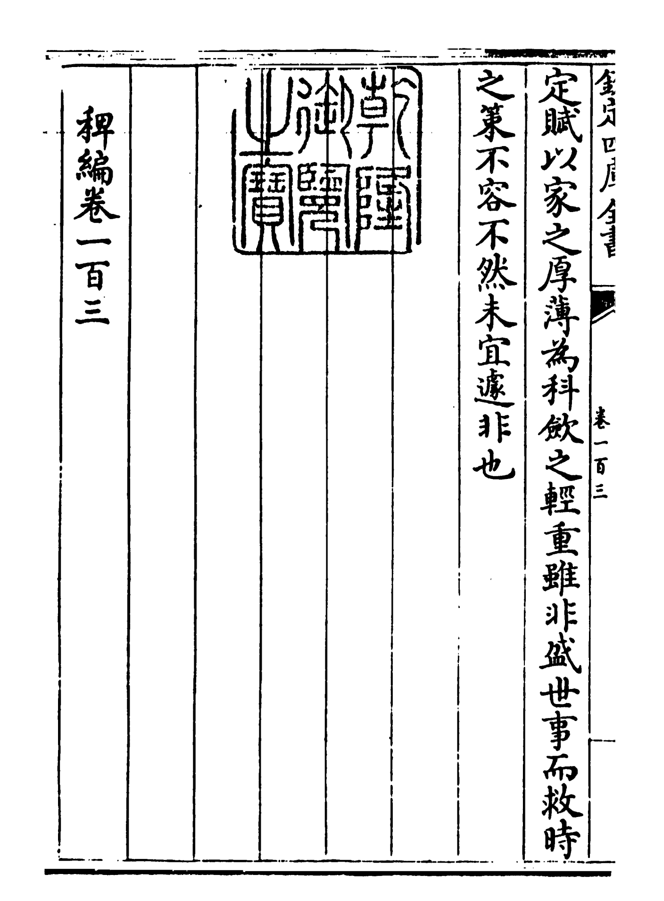
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頃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

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客寄或冒勲閥或以三五十戶為一戶茍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廕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

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偽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葢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竝緣為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

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戸纔比於隋氏葢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戸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戸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偽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戸賦則一郡豈敢偽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

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息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營生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為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田





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稗編卷一百三